

參賽類別	☒ 小說組 ☐ 散文組 ☐ 新詩組
作品名稱	賜秦王
燕丹又一次同趙政講臙疏的故事。 那是一種深藏在冰洋中的神獸，額頭上突兀著一根螺紋環繞的特角，沉眠於水下的時候似魚，躍出海面時又似鬃毛飛揚的駿馬。據說，這種神獸是海底鯨人國的聖物，祂的角象徵著鯨人國的國運，如果臙疏失去了祂的角，那鯨人國也會隨之滅亡。 這個故事原來叫鯨人王的女兒。至於為什麼燕丹喜歡叫它臙疏的故事而不是鯨人的故事，是因為在故事的最後，鯨人公主拔掉了臙疏尖刺的角捅穿了人類國王的胸膛，以至於受到臙疏的詛咒而變成泡沫，落得個永世不得超生的結局。 顯然臙疏才是故事真正的主角。 「公主不願把臙疏的角交給人類國王，當一個出賣母國的王后。只得用極端的方式結束兩國的命運，鬧一個玉石俱焚。」 燕丹揚起下頷，眼神慢悠悠地落在帷帳背後明明滅滅的燈燭上，雙手則守禮地背在身後：「所以啊，比起祥瑞，我倒覺得臙疏是一切悲劇的根源。」 胡說，那明明是祥瑞。趙政指正道。你之前說那是祥瑞的。他枕在燕丹的大腿上，只隔著一層幽藍的紗，柔軟的，夾雜著濕潤的味道，像浸淫在溫暖的海洋裡。 其實他沒見過海洋，但燕丹就是海洋。他來到秦國，像推遲的潮汐，狹著柔波與海風徐徐而來，溶進他龜裂的回憶裡，捧希冀來給他。 「是是是，是祥瑞。」燕丹笑得如綻開的水花。 有什麼可笑？趙政直起身子，扣住燕丹的肩膀。他語氣僵直而嚴厲，臉上卻掛著微笑：寡人很可笑嗎？ 燕丹想偏頭避開秦王政那令人發怵的笑意，那像一整座太行山排山倒海地壓在他身上，抖落滿山污穢的塵泥。但他卻看見自己猛地靠了過去，如海浪拂過礁石一般，在趙政耳邊落下一個淺嘗輒止的吻。吻下是凝固的水痕與鹽粒。 對不起。他聽見自己斷斷續續地說。讓我笑吧。哪怕是在夢裡。我真的很想笑但就是	

笑不出來。很久以前就笑不出來了。笑也是哭哭也是笑。吉也是凶凶也是吉。善也是惡惡也是善。對也是錯錯也是對。

對不起。所有的正邪善惡哭笑貪嗔癡怨。非常對不起。

*

秦王政十六年。燕下都。

燕丹難以填補的虧欠也許是從田光自盡的時候初見端倪的①。那個遊俠在他宮中小住了一陣，與他豢養的壯士日日談天說地——這幾乎讓燕丹「相信」他確實是正在馬不停蹄地籌備偉大的刺秦計畫——卻又突然荒唐地死了。

田光沒有兒子，燕丹便索性替他不存在的孝子孝孫做了喪主。在這個動盪荒謬的年代禮皆可廢，但人們心裡卻也還寄生著枯舊的道德。他哭了三天三夜直至大殮完成死者入殯，指揮下人煮了兩匡黍稷置於西牆，三鼎並陳立於門外，又朝著東方放了幾柄蠟燭。然後燕丹看到荊軻，他面無表情地站在帷堂西邊的台階上。微風徐徐送來他身上時髦的皂角味，燕丹絕對能想像到荊軻看著田光咬舌自盡時的表情——一樣的波瀾不驚，甚至更加淡漠。

「先生為何不哭？」半月後的奠儀上，燕丹忍不住發問。

「你為何要哭？」荊軻挑眉道，彷彿對眼前人的身分一無所知，但令人又好氣又好笑的是他根本清楚得很。但就算面對匹夫如此，燕丹仍要維持燕王室唯一嫡系男嗣、召公後裔、不可動搖的王儲、燕國太子的得體——燕太子的姿態一向很標準，就算是在打呵欠的時候也禮貌的無可挑剔。就如同每次從他口中吐出的華美話語一樣。

「田先生是為了大燕而死。」他眉頭恰到好處地沉了下來。

「難道太子是為了大燕而哭？」彷彿聽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話一般，荊軻輕蔑地笑道：「那想必樊館②也是為了大燕而建了。」

燕丹知道他得對荊軻的挑釁視若無睹，因為他是田光留下的最後一張牌了：「先生若能為大燕效力，就是要一百座荊館，丹亦在所不惜。」

「我非燕人，有什麼理由為燕國效力？」荊軻輕笑著反問：「除非有人能成為那個理

由……燕太子，你會是那個理由嗎？」

*

秦王政十四年。咸陽。

你父親似乎認為你會是那個理由。秦王政哈哈大笑。你。他笑得都有些抽搐了。李斯，燕王喜覺得寡人會看在他兒子的份上而忍耐著不把他從他可笑的小王座上拽下來。

燕丹被困在黑壓壓的秦文秦武中間。穿著鬆垮的秦裝也許他也是他們的一部分。微笑微笑微笑。什麼話也不要說。但他不知道他還可以撐多久。然後秦王政站了起來，他大步流星地走下台階，伸出手，但不是來拯救他的。

他被提起來，翻倒了几案上的蔓菁燉羊肉羹。黑色的直裾塗在地上，紅色的中衣是透明的。戲謔的視線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亂棍打死他赤條條的自我。

他們把他的精神梟首示眾。燕國八百年國祚是廢棄的棺槨。二十八歲的秦王政是劊子手。十三歲的質子趙政是收屍人。

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歡。

在兩人都還只是邯鄲質子的時候，知識是最天真無邪的遊戲。燕丹沒有年紀相仿的朋友，趙政是唯一的了。尤其是燕丹還比他虛長兩歲，他非常喜歡年齡差帶給他的那種優越感，這讓他總是懂得比趙政還多。

比如說，在那個時候他可以說故事給趙政聽。燕國是海洋的國度，趙政喜歡聽燕國的故事，聽海的故事。後來說故事變成羞辱人的節目了，但每次聽故事時，趙政還總是很專注。他用秦王政的手壓制燕丹跪下，卻用稚童的眼神俯瞰著他。那眼神灼熱的好似多年前兩人相互取暖的篝火——早已熄滅的篝火。他強行把早已死成灰燼的東西點燃起來，這根本是犯罪，就像晉文公放火燒掉的那座山一樣③。

燕丹總是想介子推的故事，在秦王政每次完成他大庭廣眾的羞辱，又回到燕丹的宮中扮演趙政的時候。趙政不會叫他割大腿肉，作為疼痛的代替，他只要張開大腿就好。但其實撕開他的衣服比撕開他的傷口更痛。丈夫所恥，恥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見劫以虧其節也。他想他寧可做把溫良恭儉讓刺在臉上的貞女，全身上下最珍貴的就是那張一次性的處女膜，破了就破了，要麼一死了之，要麼習慣下去——第二次跟第兩百次一樣麻

木。但男人的貞操是身分決定的，是權力決定的。秦王政的身分與權力決定要用這種方式羞辱燕太子丹，所以他永遠不可以習慣，也永遠不可以一死了之。

我愛你。結束以後秦王政會痴迷地抱著他：我比你父親還愛你，所以你不要走。我不會放你走的。

他痴迷地好像十六歲的趙政，還沒套上任何實在的身分與權力的趙政，與他遍體鱗傷的相愛的趙政。

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頭白，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

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陣陣，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他跌在地上尋找散落一地的衣服，幻想著把碎掉的尊嚴穿起來，又很快地意識到一切都徒勞無功。他心裡原本有無數惡毒的畫面，卻全部被趙政一句自以為是的告白給消除了。自以為是，沒錯。趙政想證明自己是愛他的，但趙政可以證明什麼？他搞不定呂不韋、夏太后、華陽太后，他連自己的母親都搞不定，他根本什麼都證明不了。現在趙政變成了秦王政，他還是什麼都證明不了，因為他連自己的善變跟矛盾都搞不定，連自己的想法都朝秦暮楚。

但燕丹其實一直在等著別人的證明，從前等著他父親，現在等著趙政。父親說他愛他，說他是他唯一的兒子了，所以他在七國之間被丟來丟去，為他昏庸懦弱的父親賣命。趙政說他愛他，在邯鄲的暖陽下和著初春的青草味愛他，在咸陽的星空下不去管陰謀詭計愛他，現在他真的但願他愛他。

碰他、求他、佔有他，這些都不是愛他。

明明以前的趙政知道什麼是愛他，他好想證明他沒有變。

「證明給我看啊。」他又笑著哭了。

*

燕丹不知道他要逃回燕國的消息是怎麼走漏風聲的。那天晚上的風狠極了，趙政闖進他宮裡，提著劍，劍上插著一隻白色的大鳥。

「你走啊！」趙政用力把劍甩到了一旁：「走啊，烏頭白，馬生角。燕丹，拿著臙疏

角來殺我啊！」

他大概是以灑脫的口吻講出這句話的，但身上掩飾不了的酒氣出賣了他。燕丹全身都在抖，他想後退，但趙政卻沒再動作了。兩個人就這樣看著對方，如白鳥胸口乾涸的黑血，陷入了恐怖的沉默裡。

那天燕丹終是沒有回話，他不知道那是他最後一次看到趙政了。

*

秦王政十七年。薊城。

燕丹寧可相信他當初真的是為了證明趙政的真心才從秦國逃回來的，那麼他就可以繼續演出一些無理取鬧的愛情戲碼，比如等著秦國打過來然後當作「孟姬」回到秦國④，又做回秦王的佳冶窈窕以充下陳。

但可惜這些都不是真的，現在燕丹已經很難回想五年前自秦亡歸的具體理由了。想來想去，那還是因為他是燕太子而不是孟姬——他曾經以為燕國會需要一個太子，每個活著的國家都需要一個在國內的太子的。但他回來，看到燕王喜，才終於知道燕國為什麼不需要太子。燕國早就名存實亡了。

「說到底，你當初就不該從秦國回來！」在燕國的屍體上蹦跳的燕王喜說：「你為何要回來？啊？寡人讓你待在秦國，那是為了我大燕，也是為了你好。」

他的父親站在宮殿的盡頭，他跪在另一邊，隔著回音。

「左右秦王也不會虧待了你，寡人都聽說了，秦王連宮殿都要為你蓋了，不是嗎？」燕王喜張牙舞爪的樣子看起來有些心虛：「質子當成這樣的也只有你了！」

「質子？」燕丹冷笑：「兒臣究竟是質子還是棄子，大王會不知曉嗎？」

「逆子！」燕王喜氣得都要跳起來：「你是燕國的太子，寡人唯一的兒子！燕國早晚都是你的！你就這麼急不可耐地要取寡人而代之嗎？」

「急不可耐的是秦王！」燕丹膝行而前：「韓王安、趙王偃，現在秦軍已經駐紮在易水畔了，大王不妨猜猜看下一個是誰？」

「秦國若打過來，那也是你自作主張地跑回來的緣故！」

「是，兒臣繼續留在秦國當質子，秦王就不會動燕國，就算韓趙魏楚齊全部都被滅了也是一樣。」燕丹本來不想哭的：「您永遠都是燕國的王。」

可能是淚水模糊了視線，燕丹覺得他父親深藍色的影子像是沉入海裡了，同樣沉下去的還有樂毅、秦開、劇辛，甚至是昭王的黃金台^⑤，全部變成海面下若隱若現的影子了。

燕王喜嘶吼著把他轟出殿去，他用力掐自己的鼻子，想著無論如何得止住哭聲，就這樣走下殿外的台階，他的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但這台階好似看不到盡頭一般，一路就通往萬劫不復的深淵了。

*

秦王政二十年。薊城。

在燕丹又一次從叫不出名字的男人身邊醒來後，他才赫然意識到他好像的確是把秦宮的深淵帶回燕國了。他被趙政傳染了一身醜陋的黑色，現在他宮中簡直無處不尖叫著提醒他這段恥辱的過往。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他身邊就沒有女人了。他曾經有一個太子妃，在他第一次質秦時就死了。燕丹甚至想不起她的樣子，那時候他還沉浸在與趙政的青少年愛情妄想裡面。後來這些愛情妄想也死了，剩下秦王政帶給他的見陵之恥，像一隻禿鷲，盤踞在他身體裡。他曾以為逃離了秦國後，這隻禿鷲也就被遠遠拋開了。但記憶就像腐敗的肉，開了個壞頭，那些見不得光的、抬不起頭的、黑暗陰溼的、昏亂不堪的，循著味兒，輕而易舉地就又找回來了。

燕丹發誓他要忘了趙政，或至少讓自己不要再每個晚上都夢到那張臉。所以他只能從他宮中的養士身上轉移注意力。夏扶和宋意很乖，就算是在床上也一個口令一個動作，聽燕丹的命令行事。但荊軻不一樣，燕丹知道他一直是一匹拴不住的狼，從帝丘跑到了燕下都，扮成家犬的樣子拴在燕丹腳邊，卻不忘摩挲著獠牙。

比如現在，荊軻一手掐著他的腰，一手扯著他的頭髮，把他按在几案上。木製的几案隔著那卷絲絹督亢地圖，原本刺骨的溫度被捂熱了幾分。他張了張嘴，荊軻低下頭，笨拙地吻他的唇。粗暴，野蠻，血腥。連一點點身為門客該有的恭謹也不見蹤影。

就和趙政一樣。燕丹想。除了他和荊軻，沒有人敢吻他。

荊軻和趙政一樣，會讓他痛。做愛本來就是要痛的，現在只有荊軻能滿足他。

「太子不愧為水德之表率⑥，果真是海納百川。」荊軻抓著燕丹的手去沾那汨汨的春水：「我有一計，定教那秦王滿意……」

荊軻撐著桌沿，一邊動作，一邊抓著他的手腕放到了地圖上。

「太子就寫，」荊軻靠近他的耳朵：「秦、王……」

燕丹見自己沾滿體液的右手，隨即便知道荊軻讓自己做什麼。因為情熱而怦怦跳動的心臟蠱惑了他的思緒，鬼使神差地，他便真依荊軻所言，用手指在地圖上一筆一畫地寫下了個「秦」字。

「嗯……然後呢？」像被拋到了天上又急速墜落，不知天地為何物。

「然後寫，且⑦——」荊軻故意拉長此音：「不如荊軻、萬、一……」

燕丹似乎還在雲裡霧裡，直到他磕磕絆絆地寫完了「且」字，才看出其中玄機。他有些費勁地轉過頭，對荊軻挑釁地笑道：「秦王、虎狼之師、豈是爾等可以比擬？」

荊軻並不答話，只是順勢掰過他的頭與他接吻。說是吻，卻更像較勁，像要把對方眼裡的其他人通通掐死一樣。

「我百思不得其解，你總是秦王東秦王西的，彷彿一日也離不開他，」他忽然低聲笑了起來：「你真的想要他死啊？」

你真的想要他死啊？

荊軻只是調笑，但燕丹難以自抑地痛哭了起來。彷彿他全身上下所有的孔洞都潰堤了。靛藍色的水洶洶地湧出他的身體，不停地流，不停地流，流乾了，剩下黧黑的乾屍。

他的乾屍靜靜地躺在時光的交叉口，然後沒來由地想到了鯨人公主的故事。

「再見了，我的國王。」

鯨人公主在國王的額頭上落下一吻，最後的一吻。

然後她高舉手中的臙疏角，重重地捅進國王的胸膛。

一下、兩下、三下。
紅色的血肉噴濺出來。

四下、五下、六下。
紅色的海浪翻湧起來。

七下、八下、九下。
紅色的公主哭了起來。

她真的想要他死嗎？

他真的想要他死嗎？

那為何他只是想到了趙政可能真的會死，就哭得好似要斷了氣一樣？

荊軻在他面前，跪伏著把那顆熾熱的心送給他。但他卻只想到趙政，一瞬間他覺得是趙政還是秦王政都無所謂了，那只是一個他愛得要死的黑影。他對著那個黑影大吼道：我們不要做什麼秦王燕王了，我們重頭來過好不好？重頭來過，躲到山上，躲到海底，躲到匈奴的地盤，躲到你母親和我父親都找不到的地方。

這樣我就不用殺你了，不要逼我殺你，我真的真的不想要殺你。

他就這樣低低地哭著，臉伏在督亢地圖上，像是故意要把自己悶死一樣。但荊軻忽地把他拉進了懷裡：「別哭了，」荊軻安撫地碰了碰他的胸口，在他心臟的位置比劃了比劃：「你連這裡都是他的形狀。」

*

秦王政二十年。咸陽。

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左右既前，斬荊軻。秦王目眩良久。

＊

他竟有些慶幸，秦王終究是沒有死成，現在輪到他要去死了。

正月十二日，他在宮中等父王，沒有來。

正月十三日，他遣散了宮中所有的壯士。夏扶跨上了馬，沒有回頭看他一眼，宋意直接抹了脖子。

正月十四日，也不知道在想什麼，他無端端去看日落，那日落就同他記得在邯鄲時看的一樣。那時候趙政看日落，看的是秦國的方向。現在他看日落，才發現他已經走太遠了，連趙政的北疆都看不到。

正月十五日。

刑場被架得高高的，更像祭台。

他先脫下了沾滿淚水的狐狸毛大氅，他身後的宮人低眉順目地接過了它。

再來是那條鯨鯊牙齒製成的項鍊，他母后最後的遺物，他的手顫抖著，一度無法順利解開。

最後，他鄭重地卸下了頭上的冠帽，燕國太子的冠帽。

眼前被蒙上了白布，寒冬的風颼颼地颼了起來，拂過滿座衣冠，好似雪白的浪花。

秦王政二十一年，燕王喜以代王計，斬太子丹於遼東，欲獻其首與秦王。秦復進兵，卒滅燕。

＊

「死亡的本質是什麼？」

「死亡就是靈魂的自由，我親愛的公主。」隴疏頭上的窟窿汨汨地湧出深紅色的血：「在黎明到來的時刻，我們都能自由。」

「是麼，」鮫人公主擦乾了臃疏的角，堅定地站了起來：「那黎明就快到來了。」

＊

秦王政三年。咸陽。

燕丹聽到要出質秦國的時候，還是挺歡喜的。至少這與在趙國為質不一樣——趙國與燕國是世仇，而秦王是他最親近的朋友。

距離上次見到趙政已是四年前，現在他的小朋友個頭已經比他高了，除此之外倒和小時候沒什麼差別。他還是喜歡少年老成地發表煞有介事的見解，通常是一些刻薄的評論，但燕丹覺得他這個樣子有趣極了。

上巳節是世界上所有跟趙政一樣的假正經唯一可以放風的時候。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黃昏時分，確認了母親不在宮中後，趙政甩開了追著他問問題的熊孩子成蟜，他一路狂奔，跑過了夏太后的興樂宮，跑過了華陽太后的章台宮，又跑過了呂不韋和昌平君的地界，跑過了熙熙攘攘的渭水橫橋。然後他看到了樹影搖曳，水波清淺，燕丹漂亮的笑容被夕陽染成蜂蜜色的，他朝他招了招手。

「怎麼約我來這兒？」

「這裡僻靜，你不用再整天寡人寡人的，令人心煩。」燕丹拉著他坐了下來。

「你又是怎麼知道這裡的？」趙政很是不可思議。

「你忘了我最會認路？不說這個了，」他示意趙政躺下，然後指了指耳朵：「聽。」

「聽什麼？」初生的小草摩挲著趙政的臉，有點癢。

「聽啊，大海的聲音。」

「這是渭水。」

「差不多吧，你聽。」

燕丹的身體向他挪近了一點，什麼大海的聲音渭水的聲音他都聽不到了，他只聽見自

已震耳欲聾的心跳聲。

怦怦、怦怦。

然後燕丹開始講故事。趙政也不知道為什麼燕丹總能找到機會講故事，那或許是他在漫長的質子生涯中自娛自樂的唯一方式。他開始講「教仁」、「全輸」⑧等等趙政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東西——大概跟精衛填海差不多，都是一個公主經歷重重困難最後犧牲的故事。曲折、浪漫、悲壯。燕丹總是著迷於這種故事，而趙政著迷於他講故事的樣子。

「停，我不懂魚尾人公主為什麼要殺掉臙疏。這太蠢了！她完全可以用其他方式殺掉國王再回海裡吧？」

「因為她對她的父王和母國感到寒心啊！」燕丹試著解釋：「選擇夫君跟選擇父親對她來說都一樣痛苦，所以她選擇去死——最好大家一起去死。」

「不可理喻，」趙政搖搖頭：「而且其實人類國王對她還不錯吧？除了想要臙疏角這一點，我看不出公主到底有什麼殺他的理由。」

「是啊，」燕丹停頓了一下：「也許她只是太害怕了，對自己想把臙疏角獻給人類國王的想法感到害怕。」

「然後就要去死？」

燕丹定定地望著天空，不置可否。

「簡直愚不可及！」

「她只是個十六歲的小姑娘！」

「我也十六歲，」趙政皺眉：「而你十七歲，沒有比她大多少。」

「就快十八歲了。」燕丹補充。

「不管如何，她還是很蠢。」趙政試圖結束這個話題。比起聽一些無關緊要的故事，他更願意計畫要怎麼過燕丹的生辰，這會是他們第一次好好過生辰：「我聽不下去了，這根本是強行鑄成的悲劇。」

「那是因為今天是我在說這個故事！」燕丹大嘆一口氣，用問傻子的語氣問他：「你

喜歡和誰待在一起？」

「你？」趙政幾乎直白地答道。

「這不一樣，」燕丹乾乾地笑道：「我們是朋友，而且我是個男人。我是說『你喜歡的人』。」

趙政點點頭，他的目光卻沒有從燕丹身上移開。

「不要看我，看我就不準了。」

「我不知道什麼是我喜歡的人。」

「明知故問，」燕丹撇開視線：「你喜歡的人——我不知道，一個像鮫人公主一樣漂亮的姑娘，或者你已經有了心上人，隨便。」

趙政閉上眼睛，閉上眼睛還是看到燕丹。

「想像一下，」燕丹繼續說道：「上巳節，你與她跑出咸陽宮，就躺在城郊的草地上，她同你講鮫人公主和臙疏的故事，」

「這不就是我們剛才做的事嗎？」

「是，但你要想像你和她在一起！」燕丹翻了個白眼。

「然後她問你關於故事結局的想法，你們討論的越來越起勁……」

燕丹喋喋不休地說著，剛剛好，遮住了趙政奔騰的心跳。

「然後你們接吻了，第一次接吻。之後她再同你講故事，你會覺得這一切都太美好了——因為她，而不是因為故事本身。」

「是啊，」趙政愣愣地說：「確實很美好。」

然後他把燕丹的肩膀攬了過來，欺身吻他的唇。

這一切發生得太快了，如同靜悄悄的咸陽城郊，千萬匹駿馬突然從蔓生的雜草中衝了出來；翻起的不是飛揚的塵沙，而是萬蝶振翅衝破雲霄。

錯了、亂了、矛盾了，但他現在不想猶豫也不想權衡。

他們把沉甸甸的王業扔在了遙遠的未來，才可以在此時此刻無所畏懼的相擁。

「你剛才要說的那個故事……魚尾人的故事，長角馬的故事，還沒說完呢。」

「不說了，呆子！」燕丹羞紅了臉，一把推開趙政，三步併作兩步地跑走了，消失在蒼綠的春草中。一瞬間，趙政彷彿看到了故事中的鮫人公主，一揮月白的魚尾，潛回海底，留下一抹水色的激盪。

是那抹水色溜進了他十六歲那年的鶯飛草長。

注釋：

- ① 田光為燕國遊俠，最初為燕國太傅鞠武推薦給燕太子的刺秦人選。後來田光認為荊軻更能擔當重任，其為激勵荊軻以讓他為太子丹效力於是自盡。
- ② 樊於期曾為秦國將領，後因得罪秦王政而逃到燕國，為燕太子丹所收留。為顯示與秦國勢不兩立的政治立場，燕太子丹斥鉅資建造豪華「樊館」供樊於期居住。
- ③ 介子推隱居綿山始終避而不出。於是晉文公下令焚山，企圖逼介子推出山，不料介子推卻堅持不下山，最終抱在一棵柳樹上死去。
- ④ 在夏商周三代，男子稱氏，女子稱姓。燕國王室為姬姓燕氏，孟姬意姬姓家族的長女，即燕國的大公主。
- ⑤ 樂毅、秦開、劇辛皆為燕昭王時之名將。昭王登位之初，築黃金台以納天下賢才，成就了燕國最輝煌的時期。
- ⑥ 燕國以水德為尊。
- ⑦ 「且」在春秋戰國時有男性生殖器官之意。
- ⑧ 與「鮫人」、「臙疏」同音。